

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
مشروع تبادل 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我爱过

انا
عشت

「埃及」穆罕默德·曼西·甘迪勒 著

盖伟江 穆荣 译

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
مشروع تبادل 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تأليف
عشقت

我爱过

「埃及」穆罕默德·曼西·甘迪勒 著
盖伟江 穆荣 译

辽海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爱过 / (埃及) 穆罕默德·曼西·甘迪勒著; 盖伟江, 穆荣译. --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085-4093-1

I. ①我… II. ①穆… ②盖… ③穆… III. ①长篇小说
—埃及—现代 IV. ①I4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4539 号

出 版 人: 荆孝敏
责任编辑: 杨 雪
装帧设计: 高 伟
内文设计: 田亚慧

我爱过

作 者: 穆罕默德·曼西·甘迪勒 (埃及)
译 者: 盖伟江 穆 荣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生产力大楼 B 座 6 层
邮 编: 100088
网 址: www.cicc.org.cn www.thatsbooks.com
电 话: 010-82005927, 010-82007837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20 千字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5-4093-1
定 价: 58.00 元



译者序

穆罕默德·曼西·甘迪勒，埃及当代著名小说家，1949年出生于埃及北部城市马哈拉·库伯来（阿拉伯语意为“最大的村落”）。马哈拉·库伯来是埃及纺织工业中心，有中东地区最大的棉纺厂，吸纳大量劳动力，是埃及支柱工业产业。作者笔下的城市空气中总是飘着棉絮，工厂也多是纺织厂，作品中无处不见作者家乡的影像。

甘迪勒1975年从距离家乡约三十公里的曼苏拉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下基层去埃及南方偏远地区当了一年多的乡村医生，从而得以近距离观察了解埃及农村。作者笔下一日三醉、愤世嫉俗的法医阿姆西尔，也在农村工作过一年时间。

作者在学生时期就痴迷小说创作并屡屡获奖，他最终放弃了医学专业而专心文学创作。评论家认为甘迪勒颇为细致地剖析了在战争和巨大的社会分化分裂面前彷徨无助的阿拉伯人性，这颇有些类似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鲁迅先生的作品。

《我爱过》是作者的代表作，堪称埃及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幅宏大画卷。作品的语言平实，情节曲折，有诸多亮点值得关注：

一、悲惨无助的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

以主人公哈桑、瓦尔黛、女售货员吉卡拉、小丑阿祖兹、博物馆保安穆阿提等为代表的底层人民生活悲惨，虽然他们不幸的表现千差万别，但不幸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哈桑的父亲是一名勤恳老实而热情正义的产业工人，为了维护工人的权益奔走呼告号，最后被军警打死并被贴上了闹事者的标签。父亲去世后，哈桑和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幸得街坊四邻的照顾，上了大学工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哈桑的前途看似无忧甚至光明。但哈桑继承了父亲的正直与热情基因，热衷民权运动，结果被安全人员投入监狱。哈桑在监狱里认识了穆阿提和大商人阿克拉姆，从一个懦弱的书生演变成一个冷血杀手，最终受阿克拉姆之托，杀死了他们认为该死的仇人和恶人。

不知道自己身世的阿祖兹是一个小丑，他跟着马戏团巡演来到了这个城市。忙着奔波生计的人们根本无心也无钱欣赏滑稽表演。阿祖兹在集体表演之外，免费为穷人区的孩子表演杂耍，并遇到了一个欣赏自己的姑娘。在向姑娘家人提亲遭到拒绝之后，阿祖兹也没有选择随马戏团离开，而是毅然留在这个城市，为自己的人生继续打拼。

穆阿提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一人无力抚养他，早早就把他丢弃在大街上，但他自己上夜校旁听，摆脱了文盲状态。母亲去世后，穆阿提去城里寻找母亲的一个亲戚。这个亲戚是个不大不小的公务员，面对从乡下前来投靠的穷苦孩子，表现得极为薄情冷酷。穆阿提任其睡在他的家门口，他视而不见还每天跨过穆阿提的身体去上班，甚至叫来警察驱逐。后来，迫于

流言他勉强为穆阿提在博物馆找了一份馆内安保的工作。正是这份微薄的工作，彻底改变了穆阿提的人生。

列车售货员一路奔波，却几乎卖不出多少东西，累得席地而睡。出身贫穷的列车乘警，瘦得皮包骨头，扛着老式的木枪托步枪，一杯接一杯喝着列车餐厅没有卖掉的冷茶。

二、既沉闷死寂又暗流涌动的政治生活。

大学校园并不是安静的乐土，各种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校园遍布安全人员和密探。小说主人公哈桑痛恨社会不公，呼吁改革，加上当年身为产业工人领袖的父亲惨死在军警铁蹄下，备受当局的提防。最后，身为教员的他以闹事的罪被投入监狱。女学生萨米娅也是个不甘平凡的热血青年，崇拜政治英雄纳赛尔和格瓦拉，亲自办墙报、组织示威游行，为民主摇旗呐喊。

公务系统办事效率低下，简单粗暴。面对突然出现在火车站的瓦尔黛僵硬的躯体，军警束手无策，不仅不允许法医进行详细检查，而且力求早早结案。一个新兵蛋子只是开小差被投入军事监狱，并且档案卷宗和另一个杀人嫌犯混淆，结果遭刑讯逼供致死。

三、保守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家庭和性道德面临极大的考验。

作品中男女工人交接班时情人之间眉目传情。剃头匠阿玛尼对男女情事的各种八卦如数家珍。

主人公哈桑和恋人瓦尔黛勇敢地在大街上十指相扣，全然不顾好事者的指指点点。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某些传统观念的摇摇欲坠。

火车站站长朱马是个职位不大不小的公职人员，他有自己的家庭，但晚上却不回家，而是在车站的一间小屋子里收留无家可归的女性，在女性的肉体中寻求生活的慰藉。

萨米娅是一名大学生，青春活跃，既是学霸，又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学院有权有势的中年教师诱奸怀孕，大好年华几乎毁于一旦。这位男教师玩弄女学生由来已久，妻子也完全了解他的行径。但男权社会的巨大的无形压力让妻子只能选择默默维系家庭。

四、官商勾结的政治生态和商人的奸诈无底线。

人称“巨鲸”的帕夏老爷因为和高层关系密切，而令一众商人俯首帖耳。他不但在市场上兴风作浪，而且私生活糜烂堕落，开性派对，玩弄女性，安然享用商人们送来的女孩。在包养吉卡拉之后，他出资给吉卡拉开了一家时装店，结果前来买衣服的顾客络绎不绝，甚至都不砍价，这些顾客的身份不言自明。

阿克拉姆是一名商人，继承了家族的巨大财富，而且妻子的家庭也是大户人家。他看上了一名商场年轻女售货员吉卡拉，意欲包养，对女孩展开疯狂追求。出身贫寒、向往改变命运的吉卡拉利用工作的便利，每次和阿克拉姆约会都偷偷借用商场的高档时装。结果阿克拉姆向经理告发，令吉卡拉流落街头，然后乘虚而入，提议吉卡拉离开家乡，到开罗安心做自己的情人。当吉卡拉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时，阿克拉姆把她献给了帕夏老爷。后来，因为生意的关系，又故技重施，让几个生意伙伴享用吉卡拉的肉体。遭到严词拒绝后，阿克拉姆翻脸不认人，断了吉卡拉基本的生活保障。在看清了

阿克拉姆的丑恶嘴脸之后，吉卡拉先发制人，向更有权势的帕夏老爷告发了阿克拉姆的暗杀计划，让阿克拉姆为自己的薄情和贪婪付出了代价。

棚户区的居民发现有人从高架桥上投掷燃烧弹，逼迫他们迁离。有人说某些国家的富商要来搞旅游开发，有人说某些国家要来投资建厂，从中也能看到城市改造背后、市场经济大潮中各种利益集团的纷杂交错。

五、普通人身上闪现的人性光辉。

小说一开始，一个运送垃圾的马车夫看到街上情人们漫步，颇为不好意思，立刻下车掩盖垃圾的臭味，让人感到一种低调而温馨的人性。

小丑阿祖兹虽然挣扎在贫穷的边缘，却依然热心为穷人区的孩子免费表演，为此遭到马戏团同事和经理的责难。虽然他知道自己像无根的浮萍，依然勇敢地向心仪女孩的家人提亲。遭到拒绝之后，阿祖兹知难而退，没有接受女孩的以身相许，而是默默祝福她将来结婚生子，有个好归宿。

出身贫寒的年轻女售货员吉卡拉·巴拉伊的父亲在一次出海捕鱼时，遭遇飓风船毁人亡。父亲把女儿名字刻在船舷上，最后只剩下第一个字母。女儿在父亲去世之后，随身携带父亲的照片，走到哪里挂到哪里，令人动容。

六、魔幻迷离的宗教氛围

从名字就能看出小说中的法医阿姆西尔，是一个科普特人，也就是纯种的古埃及人后裔。作家借其口讲述了一些和法老有关的神秘习俗。虽然画面不是多么美好，但为了解埃及人神秘复杂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小丑阿祖兹，在提亲被拒绝之后，最终和心爱的女孩私奔。他们藏匿到一个废弃的、充满死亡气息的犹太神庙中，过着非世俗眼光所能理解的生活。

博物馆保安穆阿提发觉一个雕像和自己孩童时偷看洗澡的一个同乡女孩很像，于是他和一个专业陶匠两人一起动手，为自己做了一件栩栩如生的仿制品。心满意足的穆阿提收藏了仿制品。令人惊讶的是，不久之后的一天，博物馆被砸，雕像原作不翼而飞，同时，那位陶匠也不知所踪。最终，博物馆的专家为了尽快洗脱自己的嫌疑，异口同声说穆阿提手里的仿制品就是原件，所以警察草草结案，把穆阿提投进大牢。

陶匠行事诡异，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特别是博物馆失窃后，作坊主人的话相当意味深长：“安拉诅咒他！他走了。他突然跟我说没法继续工作了，我不知道他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他神情恍惚，我当场抓到他打碎许多做好的罐子。疯了，天啊，真是疯了。”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本人医学院毕业后，去埃及南方明尼亚省下边的农村短暂工作过，而陶匠的名字恰恰叫海拉姆·明亚维。“海拉姆”在阿拉伯语中并不是常见名字，但是和 haram（禁忌的，不合法的）一词很接近，而“明亚维”的意思就是“明尼亚省人”，由此也可以瞥见作者设计人物时的良苦用心。

作家甘迪勒学医出身，所以对死亡的态度远比一般人坦然。小说中多处详细描写废弃场所，如地窖、修道院和坟墓。小说最后，主人公阿里返乡的火车上，出现了一个坐错车的人。他开始烦躁咆哮，要求下车，最后无奈服从了命运的安

排，失去了记忆，这一点颇耐人寻味，可以算作整部作品的点睛之笔。



目录

- 第一章 现实 / 1
- 第二章 阿里——即将毕业的医科生 / 32
- 第三章 阿祖兹——街头杂耍 / 60
- 第四章 阿里——即将毕业的医科生 / 81
- 第五章 阿卜杜·穆阿提——出狱 / 138
- 第六章 萨米娅·尤斯里
——工程学院四年级学生 / 168
- 第七章 阿里——即将毕业的医科生 / 212
- 第八章 吉卡拉·巴拉伊——女商人 / 246
- 第九章 阿里——即将毕业的医科生 / 310

第一章 现 实

（内容来自我们这座城市市民的经历和讲述）

很奇怪，我们城里竟然有这么一条空旷的街，要知道，这座城市总是活力涌动，路上行人熙熙攘攘，碰撞在一起也不需要道歉。更奇怪的是，这条街还如此寂静，连微风的声音、鸟儿抖动翅膀扑棱的声音和毛毛雨落到地面的淅淅沥沥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准确地说，这条街并非空无一人。那边的人行道上，瓦尔黛和哈桑正十指相扣，并肩漫步。昨晚一夜暴雨，带来一个冷冽的清晨。瓦尔黛能感受到哈桑指端传来的热量。这镇子，仿佛躺在爬满跳蚤的床上，躲在滴答渗水的屋顶下，半醒半睡。像大多数时候那样，这时我并不在城里。

瓦尔黛是个温柔的姑娘，仿佛被爱消磨得越来越纤弱。哈桑个头比她高许多，虽然也瘦，但很结实；他的脸虽然俊俏，但也没到令人痴狂的程度。大街正在见证他们柔情蜜意的浪漫，以至于没有人敢贸然打搅。咖啡馆里的闲人们在玻璃窗后看着

他俩，没有一丝骚动。他们已经厌烦了茶盏、咖啡杯、蜜制水烟枪，只是用空洞的眼神望着他俩。人们呼出的水汽在玻璃窗上形成水雾，直到彻底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大街很长，长得好似没有尽头。缱绻的乌云沉睡在天际，把地平线包裹到褶皱里。瓦尔黛不时言语几句，带着悲伤。哈桑还没听到她说什么，她的话就已化成缕缕白雾，飘散而去。哈桑感到的是少许得意和更多的不自在。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是一个传统保守的年轻人。虽说受过高等教育，他却丝毫不敢将卿卿我我暴露在世人面前，甚至都不敢想象和瓦尔黛这样手牵着手走在人们眼前。

一条小小的侧巷里，突然钻出一辆运垃圾的驴车，片刻间，街上响起车轮声。赶车的是个老头儿，还沉浸在浓浓的睡意中。老头儿目光呆滞，也许是被车上垃圾散发出的发酵气味熏的。瓦尔黛没有感觉到驴车开来，也没闻到垃圾的气味；哈桑只是出神地望着远方，一只手紧紧抓着那个小箱子。但那头驴感觉到了他俩，突然停了下来，用两只忧伤的大眼睛望着他们，仿佛羞于拉着一车腐臭的垃圾从他们身边经过。刚刚还在打着呼噜的老头儿一下子醒了过来，长吸一口气。他举起棍子，正要在毛驴背上来一下，突然看到这对恋人，便停住了手。哈桑和瓦尔黛十指相扣，结成心形的手掌的画面，使老头儿仿佛和毛驴一样害羞，连忙立起身，从座位底下掏出一片脏兮兮的、满是破洞的布，把它展开，盖住那一车垃圾。他四下张望，像是在掩饰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之后他回到座位上，满意地笑了。而两位恋人已经走远，老头儿没能听见瓦尔黛的低声细语。她如同央求一般说：

“我只想知道这次我要等多久？上次你一走就是几个月，也不跟我说原因，连封信也不来。你能想象那些日子我是多么害怕、多么失落吗？”

显然，她说出的每个字都让她痛苦，但她很快换了种语气，想让她声音听起来带点儿欢悦：

“无论如何，我不会一直傻等。我会假装你还跟我在一起。我会假装跟你聊天，就像你还在我身边一样。我会穿每一件你喜欢的衣服，就像你在看着我一样。这样时间会过得快些，像是你还没有走。”

哈桑沉默不语。安拉没能让他吐出一个字。镇子上工厂的哨声尖厉地响起，猛然打破了原本的宁静。夜班结束了，早班又开始了。

我跟你们聊聊工厂的哨声吧。如果这镇子有心脏的话，工厂的哨声就是心脏的搏动。哨声一天响三次，听起来像是乌鸦的聒噪。镇上家家户户都能听到哨声，随后大街上便人声鼎沸，沾满灰尘的各色面庞出现在工厂的大门外。空气中充斥着各种气味，有汗液和尘土的味道，有衣服上残留的氯气、染料的味道，还有飘浮着弹过的棉花碎絮。外面传来小贩的各种吆喝声，准备尽快卖光一早就埋头准备的各种小吃。

每天早晨镇上都会有这样的魔力时刻，即使它长年累月地重复上演，但它的魔力仍然没有消退，依旧令这老旧的街道散发活力。从工厂里走出来的是值夜班的工人，他们清一色是男工，顶着困乏和饥饿前行，渴望着马上触碰到家里的温暖。值白班的工人，全都是女工，她们从相反的方向走来，身体上还带着来自床榻的睡意和云雨的温存。两拨人的脚步在某个点交

会，便幻化成某种步点错乱的舞步，来自人群中的各种声音便是这舞蹈的伴奏：有表示爱慕的啧啧声，有简短克制的问好，有表示反对的叫嚷，有羞涩的笑声，有不自觉的摩擦触碰，有心照不宣的微笑和许诺。

空气似乎一下脱去了氧气，每个微粒都涨满了欲望的脉搏，如同一场盛大的舞会正在上演。男士们的衣着——虽然不是正装——但类似：滑稽的蓝色布料，上面满是油渍，还有细棉絮和蚕豆油，而女士们则如同是失宠的公主，头上顶着彩色透明的丝巾，边缘绣着闪亮的箔片；臂弯里夹着大衣，可惜并不是皮草制成的，而只是手感粗糙的灰色布料，直到要进工厂她们才肯穿上。在这样温馨的时刻，夜班的疲惫、债务的忧虑、生活的烦恼、微薄的薪水、随意的裁员，或是迟迟找不到结婚对象，或是盘算着到别的城市找一份轻松点的活儿……所有愁绪都在回旋的舞步中消融了。舞步都已飘远，只把长长的街道留给了与恋人十指相扣的姑娘。

瓦尔黛和哈桑拐进了通往车站的那条街，街两侧是两排摊贩，叫卖水果、小吃和二手箱包。周围的人投来直勾勾的目光并窃窃私语，但他俩不为所动，径直走向广场。广场上有几辆马车，黑得发亮的篷布，残存着一些雨水。通往站台的台阶上铺着小块儿石板，细致光滑。不管是将要出发远行的旅客，还是送行的亲友，抑或是失魂落魄的游子，都从这台阶上上下下，背负着离愁别绪。在里面大厅的售票窗前，哈桑终于开口说话了：

“你在这儿等我，我会回来的。”

瓦尔黛多么希望他说的“回来”永远是认真的。哈桑从口

袋里掏出一些钱，又从另外一个兜里取出一些硬币，仔细点了点，走向售票窗口。瓦尔黛忧伤地思忖着哈桑渴望这次远行由来已久！她转向一边，尽量不让自己哭出来。站里人并不多，但堆满了火车运来的成捆报纸和杂志。负责分拣报纸和杂志的希扎姆^①师傅正忙着拆开捆扎的绳子，之后清点份数，分发给做工的小童搬运到各个报刊亭去。孩子们都站在那儿盯着看。没有师傅的允许，他们连一张纸也不敢碰。希扎姆师傅身躯庞大，但动作还挺轻巧，他腰上系着一条皮带，由此得名“皮带师傅”。

车站是小偷和扒手的地盘。希扎姆师傅的腰带非常显眼，上面挂着今天分拣报纸的收成，但活儿再好的小偷都不敢靠近他。传说“皮带师傅”的腰上，除了腰带，还盘着一条蛇，谁敢靠近就会被咬一口。

瓦尔黛盯着那一堆堆报纸，惊讶地发现都是空白的，没有图片也没有标题或是消息。她又看看杂志，纸张更加光洁，但同样什么也没有。瓦尔黛从包里取出一副小巧的眼镜，用袖子擦了擦镜片，戴上它再仔细看。每个男孩都是机械地取走自己的那份，没有人注意到拿走的是空白的报纸。她几乎要喊出声来提醒他们，但又怕自己忍不住放声痛哭。哈桑正站在售票窗前，瓦尔黛绝望地朝他望去，看见售票员坐在玻璃窗的后面，正在摇头，似乎不肯给他车票。可瓦尔黛明明看见他跟平常一样收了钱了啊，就像那些卖报纸的收下了空无一字的报纸一样。所有人都像是习以为常，做着不可思议的事情。

① 希扎姆：阿拉伯语中意为“腰带”“皮带”。

哈桑回来，抓着她的胳膊肘，穿过铁门，走向车站月台。雨又开始下了，天色沉郁阴暗。浓厚的云吸走了天地间大半光明，只留下可怜的一点亮光。有人跟她看到一样的情景吗？火车的轨道只剩下一个大坑，上面架着四条亮闪闪的铁轨，周围散落着石子。铁轨只用腐朽的枕木固定着，上面涂满了黑油。一切看上去都很冷峻，列车就沿着这样的轨道，滑向未知的地方，哈桑也会消失在轨道的尽头，不再回来。

两人停在一座木制岗亭下面躲雨，雨滴从木头裂缝里渗下来，但哪里有更好的遮风挡雨的地方呢？哈桑一手拎着包，另一只手拿着车票，竟然都没想过把它放进包里。瓦尔黛只好松开他的手，什么都不依靠。一个年迈的脚夫远远地站着，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俩。照他的经验，要远行的人更少动情，因为他将要奔赴新世界，来不及对旧事物感伤；而送别的人往往更加悲伤，那悲伤还会在他心里留存很久。他端详着哈桑手里的小包，更加确信他急着出发，却并不着急回来。出门的人行李越少，回来的愿望越是不强烈；他们没有什么牵挂，也无须回头留恋。

瓦尔黛突然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求你了……哈桑，别走了……你一去就那么久……我会受不了的。”

哈桑诧异地转头看她，仿佛觉得她这突然间的脆弱很是多余。他跟她含混地说了几句：他在学院事情很多，有很重要的研究得做，但他很快就会回来。哈桑没给她什么准信儿。他只想用这混合着雨声的咕啾作自己逃离的掩护。他是不是开始厌烦她了呢，就像他厌烦这个动辄好多天遍布泥泞的城市？瓦尔黛也憎恨满街淤泥的日子，但她从未想过逃离。这时她突然听